



啓者敝樓出有七十七號定單一紙註明來赤扣帶一只修理於一月十九日經本人取去惟此定單遺失若各人拾得概作無效特此鄭重聲明向
亮察

天寶銀樓謹啓



成都鳳祥銀樓
收買
金銀首飾
珠寶玉器
石飾

精製
中西銀首飾
金銀首飾
珠寶玉器
石飾

售出
五十六兩正
九成金飾照赤金價九折計算

成都 鍊筆

社刻鐫刷印

前出之品久爲各界讚許已不贅載茲特將外重廉佈凡賜顧者請到敝社面議價格一律刷印不取件速但圖章不刊紅模社址謝絕不違物及翻印原樣等敝社地址成都春熙路中市大舞台右側

女界注意
各界請注意
春熙西路成都照相館
相材料行內新設
大中華照相館
佈景
化妝
光線
工作
出品

電影廣告

宜昌
飛行大盜
梁祝痛史
美人計

門對館華錦路熙春
店商綢緞祥福

最近新到貨品
鮮美絕倫
鮮豔奪目
純絲織造
新到男女大衣花樣更爲奇特
如蒙賜顧竭誠歡迎

益州 莊燕茸參

是爲社會人士
備儲一切扶危
救急起死回生
各種良藥
住春熙路新明電影對門

敬啓者本社在川首先創辦排印聚珍宋字名片計今八年所出之品深蒙各界贊許對於石印印刷無不力求比擬如蒙賜顧印刷商標廣告圖書股票表冊簿據仿單名片信封信箋無不精益求精并兼價格低廉極表歡迎
川省首先開創的做宋名片第一家
仿鴻坭印刷社謹啓
營業處在代書街一百二十四號

最近運到海式女大衣



簡而文
皮鞋公司
各種名鞋
各種男鞋
各種女鞋
各種皮鞋
各種布鞋
各種襪子
各種手套
各種圍巾
各種帽子
各種襪子
各種手套
各種圍巾
各種帽子

儲蓄穩固
聚興誠銀行儲蓄部

富家子私傭婦

父母本迫不及待矣，而金牛已逾年爲之授室，而父牛已娶，娘姓，顧德人，年事在三十外，徐娘半老，頗饒丰韻，庸儒於人，詭詐陰險，風有老狐狸之稱，時適僱於康紳家，金生見而愛之，與之狎焉，無何有娘家人咸知係金生所爲，羣嘲笑之，事爲金生之母所聞，乃託詞遣婦家，難以爲情，乃託詞遣去之，愛着娘乃大肆咆哮，聲聲詬言，言我非淫淫者比，金生官愛我而我替我，今日腹中一塊肉，係康家之種子，我誓必生於此而逝之，惡可以累我耶，金生母知曲在

兵，羅馬欲借演劇，以激發國人，同仇敵愾，捨身保國之勇氣，論者以演劇爲未足之計，於是立一新法，使當角鬥，非至流血，被殺掠之奴僕，用真實之軍器，當場角鬥，非至流血，決勝負不止，名爲血戲，血戲勝中，羅馬皇帝，亦偕其從臣親臨，與民同樂，婦女亦多往觀，間秀有特設之座位，個人相親以爲樂，雖見流血，而略無畏懼此機之色，羅馬軍士之強以此，羅馬風俗之弊亦以此矣，

古時，羅馬與迦太基交

血戲慘劇

培

傲人

侍妾而寵擅專房者，自有之，女僕而有寵擅專房者，則未之前聞，只有自陸阿姐始，陸阿姐，湖州人，因家貧，生子無所得食，不得已出爲乳媪於本城屈姓家，以保不傾，致母家兒成癩，受責被逐，旋又受雇于張姓家，張翁祖家，以力田起家，美，兒母猶以爲役之待奉也，已而察其非是，其形狀竟係鶻之搭膊娘，且陸之親翁也，惟恐不至爲於是，變爲老嫗，塗至一日，不能無陸阿姐，陸知根本已固，無可震撼，乃日漸以兒長之面目，姨太之手段對過翁母，兒母憤甚，聲言下逐客令，遂非第盤踞如左，相已也，與兒母益不相下，詎更短其資用，兒母卒坐，即誓死，兒亦相隨而爲嫗，嗚呼！以一毫無名分之女僕，竟至傾人家之家，喪人之生，絕人之祀，誰則龍矣，如生兒何，無怪龍飛鳳舞，省麟水也，惜哉龍之見不及此耳！

夢蝶

則翁之孫也。陸既受雇，家，恐鄰戶窺見之，頗譏難議，不敢少忽。兄母，謂之，及兄乳，讓遣去。兄母言於翁，另給金飾一事，袖衣一襲以酬之，陸拜受訖，已急定翌日行，適女傭湯媽患急痧死，料量無人，當若媳故囑暫勿往，俟覓代而後行，既而霧忽忽云陽證，見陸母而婉順，試挑之，無拒色，即幸之，五日中午度春風，由是留而不遣，陸以老主人之寵幸也，亦止而不言去，兄母（即翁之媳）以代者既來，陸何不去，因催詢之，陸唯唯否否，游移其權也。

太空

金姐，不知何許人也。或曰籍家也，或曰實係杭州，其麗身於色曰籍家也，僕嘗實爲之居間，金入姜家，詩甫十四歲，當時身價洋九十元，貌美，服役勤能，伺主人言，故嘗令其給事左右。姜婦有幼女曰文瑞，尤光之暇，以其爲姜婦之伴也。一日，金姐偕文瑞戲於後園，適有賈德齋者過，開有窗，金姐聞簾聲，急與文瑞潛出，欲辟之，則窗燈已滅，遂與文瑞相親，則絮所繫一小舟而逃走，蓋其賈賣之事，與金姐之歸籍家，實若輩串賄貴，以之爲餌，待之結納文瑞，使人不知及覺，故金姐之動輒，無一非若輩所授意也。寄語好善紳者其以此爲鑒也。可。

劍峯

油坊匠不詳姓氏，崇禎十二年，李繼姓，季姓油坊主雇之，爲人誠實勤於職務身長八尺，食非斗米不飽，力過健牛，以故坊主工匠咸拜下風，坊主知其忠也，命主坊事者數年，一日忽向主人曰，數年實主，多蒙眷顧願以報大德，今去矣，敬謝賢主人，主人曰，吾此去，將焉往，匠曰，方今中國外有異族滅國之慮，內亂外患，相逼而來，余既爲大明百姓，丁此時難，當爲國効力，他日際彼小覷，還我大明，再與主人相見，余奮譚吳志矣，今饑吳淞，當往投之，油坊主贈金送之，行，匠既見志矣，即任爲隊長，命從蔡需往淮城剿賊，宏光元年，滿兵分道南下，淮城揚州相繼陷，蔡需退守京口，匠亦從焉，五月京口南京亦不守，匠乃易服回羅店，投黃旗黨，這糧命守嘉定北門，一日成棟使其弟成樞率兵數百騎往太倉，行經北門外五里之陸村，適大風雨，兵暫駐陸村，匠偵知之，潛挾雨鐵鏈，直入成樞室，急以鐵鏈繫之，裂成樞腦，副將一員亦爲擊斃，左右數十人，爲匠殺者又十數人，既而鄉兵大集，三路夾擊，騎兵潰，是役也，明軍大獲勝，六月成棟兵破羅店，又屠甚慘，七月成棟發兵百萬，攻嘉定，嘉定遂破，匠亦不知所終，

通揚

稱句入有名稱，雖有多子之人，無一子與父同姓者，凡人之名，亦屬更換，初生數歲，自稱「小孩子」，越數年，自稱「大孩子」至四十以上，則自稱「老孩子」，凡少年人更名之時，必備多包茶葉，託人分送於各親友曰：「我今不再稱舊日之名，你看與我時，當稱爲今名，奉上佛茶，敬乞笑納。」稱句以佛教爲國教，而孩八歲，即令入廟讀書，學生中有懶惰者，其罰法極奇。要學生往來行走，雖或有責打之例，但學生所最怕者，即背脫人之奇罰也。

寄石

二人，女僕門外，楊姓宅三年前，忽來一房客，係母女二人，主人供職京署，指扇可開放外缺，因慕京口之勝，卜居於此，以待主人來迎，女名婉兒，年方九二，姿容絕世，居板衣飾華美，飲食精潔，人信而羨之，謂官家妾媵自信民家婦女也，顧所謂主人者，久久不至，亦無來迎者，露居微叩其女傭，則曰，我家主人，昨有函來，言事差也，吉林，約有年數勾留，恐不能南下云云，口才敏捷，一若確有其事者，會邑廟賽會，爭奇鬥麗，觀者山人海，婉太亦盛飾其女公子，常坐轎來觀，一時過之無不駐足注視，留戀不去，微聞芥之吸於琥珀，針之鑲於磁石也，時有珠寶商之子韓俊卿，隨中僕從，紆道至此，見婉兒，驚為天人，婉太知其富有，故令婉兒還手帕於地，以誘之，俊卿果為其誘，拾而還之婉兒，婉兒戲作遺狀狀，婉太代為藏之，且遂以日，俊卿即出作諸珍物，若參燕鮑翅之屬，介賣花燭以明，固辭，強而後受，曰，為語韓某，此等物我無需用也，嫺嫺唯去，遺白俊卿，俊卿遂自還圓珠四粒，價值二百金者，懷而踵門請詩，出其父求作佳狀，乘間贈婉兒四珠，婉兒猶以爲售也，詢價幾何，曰區區奉女公子，母雷值，婉太又代為謝之，且語之曰，客如有暇，可常來敘，俊卿樂不可支，以爲鸞翼仙子，轉瞬以爲詞所已有矣，又明日，盛服往拜，婉太留之小酌，俊卿處以詩詞挑之，似屬意於婉兒，婉兒報以一笑，俊卿益益益，婉太乃退婉兒，附俊卿耳語之曰，來青君以十一年來，可謂事，惟彼殊佳人哉，憐見其子，故室中黑漆，幸勿恣然，又渠不慣其人風，事畢，便須歸我室，并戒以勿言語，俊卿一一如言，及期如約行事，果獲如願，俊卿獨於暗中摸索其父，則膚澤如玉，且甚嬌麗人，方自幸離禍於暗，不足爲外人道矣，是月必數歸，宿必微約，未及三月，俊卿囊中之銀餅，已蝕去年數，婉太諷中去意，乃平添千餘矣，一日，俊卿又實貿然往，其女傭也，女傭好淫，婉太利用之，然非婉兒乾柴而出，決不足也，然其計亦妙矣哉，惜俊卿雖在婉太之美人計而不悟也，然而婉太已高飛遠走，惜俊卿雖在婉太之美人計而不